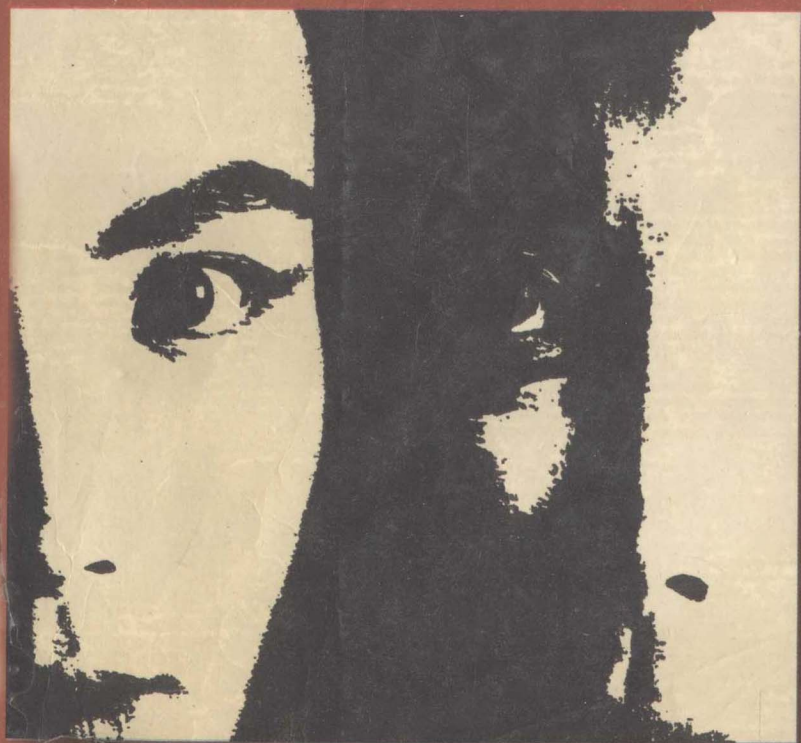


人

之初

侯明祥 著
于维范

长 春 出 版 社



人之初

侯明祥 于维范 著

长春出版社

(吉) 新登字 10 号

人之初

侯明祥 于维范 著

责任编辑：邓 进

封面设计：蔡广元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长春出版社发行
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张：11.5

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260 000

印数：1—3 000 册

ISBN 7—80604—627—5/I·131

定价：16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作家侯明祥、于维范公开发表过的9部中篇小说。

《换大脑》(科幻)中的主人公移植大脑后变了思维，变了心；《婚变》喝下了一杯酸甜苦辣酒，酿成了悲欢离合的情感剧；《苍茫的将军岭》下，吟诵着情爱的悲歌，奏鸣着时代的旋律；《遭遇》之后，冤家成了朋友，为了友情，为了爱，宁可与仇敌同归于尽；《怒潮》将同胞情与民族恨铭刻在心，万箭射向顽敌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；《巨奖风波》中的人们面对着巨额奖金作出了不同的选择；《人之初》中的孩子耳闻目睹了小镇人恩恩怨怨之后，体悟了人间真情……

我的自白

侯明祥，1953年5月17日生于古黄龙府今农安县。属于十年动乱被耽误的一代。1970年参军，5年后在工厂度过十个春秋，成为新闻记者后，转眼就是14年。

1976年永世难忘：我的处女作、短篇小说《装配线上》以整版的篇幅发表在长春日报上。从此与笔墨结缘，一百多万字的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杂志。于是，鱼目混珠般地进了文学的殿堂。九十年代初报告文学、小说集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（合著）由长春出版社出版；1992年长篇法制小说《绑架大追捕》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；如今又由长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于维范合著的中篇小说集《人之初》，真是幸运！自九十年代初起，多次获全国报纸副刊文学作品评选的一、二、三等奖，论文评选的二、三等奖。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常务理事、长春作家协会常务理事、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特邀作家、长春晚报副刊部主任、主任记者。个人传略收入《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》、《中国当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大辞典》、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、《东方之子》等辞书，终因才疏学浅，深感汗颜。

我喜欢“命运”二字，“命”是先天并深藏着某种资质，而“运”乃后天蕴涵着努力，把握命运也就把握了人生！

于维范自画像

于维范，男，1955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。1979年开始舞文弄墨，1984年发表作品。迄今已公开发表文学作品60余万字，得过全国报纸副刊和省市各种奖项若干，现为长春晚报副刊部编辑。

做过工人，但技艺令人面赧；曾为教师，然着实误人子弟；忝为编辑，却从未做出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“嫁衣”。混混噩噩，痴长四十余岁，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。

对文学一直情有独钟，写过小说、散文、杂文等，偶而也吟几句歪诗，自诩文学中人，却从没上过大台盘。贱作《秃老亮》、《命运的魔纸》、《火中涅槃》等，曾获好评。近年还发表一些新闻作品等。

热爱文体活动，“卡拉OK”准专业，短跑、篮球、排球纯业余，但均小有建树，获过各种名次、“称号”，虽有南郭之嫌，却也自得其乐。

混过多个文凭：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新闻专业、吉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、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作家班、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机械制造专业……

但学识并未长进，只好而已。

目 录

换大脑	1
婚变	39
苍茫的将军岭	94
遭遇	168
怒潮	186
巨奖风波	231
人之初	272
梦幻	294
诱惑	344

换 大 脑

上 篇

A市市委扩大会上，气氛异常紧张。室内烟雾茫茫，医科大学教授郑方被烟气呛得直咳嗽。

郑方是作为特邀专家来向常委会汇报市长的病情的。虽然是初春，室外乍暖还寒，但会议室里却像蒸笼，郑方那已经没有什么毛发的头顶沁出了细密的汗珠，愈发显得光滑油亮。平时，他极少接触市里的要员，除非有病才会找到他。这会儿，他刚刚被允许向领导们汇报市长的病情，紧张得手有些发抖。

“到今天，市长已经昏睡3天，但其它症状良好！”郑方停顿了一下，领导们都在盯着他看。他本想用“昏迷”一词，但又觉得不妥，因为市长经过大脑移植后已经有了某些知觉，例如，体内尿液鼓胀时，市长会及时抖动身体，像是提醒护士。这时为他排尿，都很成功。

“经过检验、观察，证明市长的新大脑细胞活动正常，已经解决了免疫机能排他性问题。由于捐献大脑的那位工程师和市长的血型一致，血液循环也没有发生问题，血管缝合成功，神经中枢运作也良好。可以很有把握地说，市长不久就会康

复。”郑方的话音刚落，会议室里爆发了热烈的掌声，时间长达30多秒钟。

这掌声，是对教授郑方成功地进行了国内首例大脑移植的赞许，还是对市长死而复活，又将成为他们当中一员的欣慰？

然而，在这几十位与会者当中，始终没有鼓掌，一直闷闷不乐的是副市长程刚。这位关东大汉生性秉直，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常常在工作中与市长发生正面冲突。市长临住院前，程刚与市长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争吵。市长要财政凑齐2000万元兴建一座现代化的赛马场，程刚主管财政金融，执意不肯执行，坚持把重点资金用在扩建乡村校舍上，以尽快解决全市乡村9年制义务教育问题。正是这次争吵之后，市长病重住院，由此而发现了脑癌，并进入中晚期。如今，作为多年的搭档，程刚似乎应该为市长的复活而欢呼，但他异常清醒地意识到：换脑后的市长还是原来那个市长吗？如果从外形、内脏看，无疑还是那个市长，但大脑部分绝非是市长，该是那位患肝癌去世的工程师苏少云。可市长的亲属、朋友、同事、乃至上下级，都无法否认市长还活着这个事实，他们极力要市长活着，对程刚的不同意见不置可否。甚至有人说：苏少云不是已经火化了吗？户籍都注销了，他的妻子已经将骨灰存放在家中，谁还会承认苏少云存在呢？

程刚曾与教授郑方探讨过这个问题。郑方以为，他只能救死扶伤，对于之后的社会问题爱莫能助。从医学角度看，心脏、大脑的死亡都可认定死亡的依据。苏少云心脏停止了跳动，市长大脑已经癌变，两个人均可视为死亡，只是经过器官移植，有人活了下来。严格地说，这是一个不同于市长也不同于苏少云的一个新人。但现实生活又迫使人们必须界定出二者之间

存活一个，于是，位高权重的市长复活了。同时，躯体战胜了灵魂。而副市长之所以闷闷不乐，正是因为这一点，使他无法面对现实。

会议室里的绝大多数人被市长复活的结论深深感染了，谁也没去注意副市长程刚，但坐在他身旁的市委书记李岛却将程刚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。李岛还记得决定为市长移植大脑的当天，程刚就直言一旦市长复活，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纠葛，后果难以预料。他同时表示，应寻求国内有关专家的帮助，来确定这个“新人”的身分，以此为开端，制定出一条法则。不然，将来大脑移植普遍进行后，将会出现混乱的局面。

市委书记李岛原本对此举存有疑虑，经程刚一说，更增添了他的忧虑。然而，手术过后，从家属到市委市府两大院，许许多多的人们都中了邪一般，奔走相告，传递市长死而复生的信息，一时间，形成了一股势如破竹的潮流，几乎异口同声，都在谈论市长，没有谁知道那个捐献大脑的工程师苏少云，因为这个秘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。连省长也挂来电话，询问市长手术后的情况。

市委书记李岛觉得只能顺水推舟，静观事态的发展了。

这会儿，主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正在发言，他充分肯定了医科大学在挽救市长生命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，同时也强调了今后护理工作的重要性。这时，有人插话，问市长大脑移植后其身分会不会有麻烦，这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提出的疑问。

中级法院院长十分肯定地说：“市长的身分不会有什么麻烦，按现行法律条文，尚不能解决这类纠纷，正因为如此，法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去处理将来可能出现的身分问题。这一点不必担心。”

此时此刻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特级护理病房内，却是另一番情景。

高级干部病房位于住院部大楼的第八层。市长的病房在楼道走廊的南侧，采光很好，室内温度适宜，楼层特别安静。病房地面是厚厚的胶质地板革，十分柔软。墙壁是那种白里透黄的颜色，给人以温暖祥和的感觉。

这会儿，市长的女儿正守候在病床前，她是市长唯一的直系亲属，市长老伴在一年前已经去世了。

床的对面坐着一位 40 多岁的女人，身着白色工作服，是特护部的护士长。她的身旁是一些抢救用的仪器设备，有心脏起搏器、氧气机、输液吊瓶和支架、各种针剂等等。

经过手术后的 72 小时观察，大脑移植后的市长已经渐趋正常，所谓正常，这里泛指内脏器官、呼吸及血液循环系统。虽然他还处于“昏睡”状态，但偶尔会出现眼球转动，手脚活动的现象，这表明他的大脑已经有一部分在开始活动，或者称为意识活动。但这已表明，市长被移植的新大脑成活了。也许不用多久，市长就会从“昏睡”状态清醒过来。护士长是这样想的。她轻声对市长女儿说：“你去睡一会儿吧，这样下去，会熬坏身子的。”

市长女儿点了点头，起身坐到转角沙发上。她双眼红肿，漂亮的鸭蛋脸上蒙着一层灰色，一双丹凤眼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泽。她只有唯一的一个亲人了，父亲几乎占据了整个她的身心。因为始终没有中意的男人，年近 30，仍独身一人。3 天前父亲经过大脑手术，带来了生的希望，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。

一瓶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新药神经调节素的液体输完了，护士长敏捷地拔掉市长手腕上的针头，将输液瓶摘下放到床

头柜上。转身的时候，他仿佛听到市长在呓语，那声音虽然微弱，但依然听得出，是在叨念什么人的名字。

护士长凑到市长身旁，仔细观察着。没错，市长的嘴唇在一张一合地动着，轻声呼唤着“亚芳”两个字。

“亚芳”是人名吗？会是谁呢？他的女儿叫晓岚呀，难道是呼唤故世的妻子吗？护士长立刻按了一下床头的叫人铃。

几分钟后，郑方教授气喘吁吁地赶到了。

这会儿，市长嘴唇和喉结仍在动着，呼唤的声音也逐渐清晰起来。“亚芳……亚芳”。虽然断断续续，但完全可以断定，这是昏睡状态下受压抑的大脑作出的良性反应。

郑方激动得泪花在眼里闪烁，无疑，市长就要清醒过来。兴奋之余，他又不免又忧心忡忡。“亚芳”，很熟悉的名字。那天苏少云去世，遵嘱捐献遗体并在书面材料上签名的那个女人不就是叫亚芳吗？她是苏少云的妻子，是她完全尊重丈夫的意愿，将丈夫的遗体捐献给医科大学，不提任何要求，任凭医科大学处理，那是位多么令人崇敬的女人呵！

郑方的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他惴惴不安地望着市长的面孔，心头余悸重重。他清楚，一旦市长完全清醒过来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他还会是原来的那个盛气凌人的市长吗？他会是原来的那个不惑之年的工程师吗？他究竟是谁？市委该怎样处理那种难堪的局面呢？

郑方觉得自己只是从医学科研角度，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，或者说是两个人的一部分生命，是为了在医学科研上创造一个奇迹。至于随之而来的社会人文、伦理、道德等一系列问题，他爱莫能助。可是一想到复活的市长将不是原来的市长，就惶惶然不知所措，良心上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压力。

此刻，因为市长忽然睁开了双眼，郑方教授的心理压力荡

然无存，完全被那种高尚的医疗道德和救死扶伤精神代替了。他欣喜若狂地面对着即将发生的一切。

市长略显吃力地转动着脑袋，似乎要把病房周围的一切嵌印在脑海里。

郑方迟疑着，不知该喊“市长”或是别的什么，他最终只是用了第二人称。“你醒了，祝贺你！”

“你是医生？”市长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他记得自己因病住进医院，但仿佛那是很遥远的事了。而且，“亚芳”的哭声似乎也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还有儿子似乎也站在山脚下向自己招手。记得自己轻如鸿毛，飘浮向上，一直向九重天飘去。可是，怎么会又回到尘世？亚芳和儿子呢？

市长抬手揉了揉昏花的双眼，稍稍动了动身体。郑方教授帮助他向床头靠了靠，半个身躯就立了起来，后背倚靠在床头的棉被上。

郑方对护士长说：“去，给市委李书记挂电话。”一直愣怔着的护士长从混乱的思维中逃了出来，直奔房门。

“她是谁？”市长望着转角沙发上的市长女儿晓岚，询问道。

郑方十分为难，他本想告诉市长真相，但又觉不妥，心想说那是你女儿，又觉得荒谬。作为医学教授，面对着“她是谁”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话，一时语塞。

“爸爸，你真的活了？”恰巧晓岚被市长的高声追问惊醒了，打破了两个人的僵局。然而，当晓岚扑过来搂住市长痛哭流涕的时候，市长却惊悸得浑身抖颤，“你是谁？谁是你爸爸？！”

“你是我的爸爸，我是你的女儿。爸爸，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”

市长大惊失色，“医生，这是怎么了，我没有女儿?!我有一个儿子，我还有妻子，对，她叫亚芳。亚芳，你在哪里?”

市长女儿晓岚瞪着惊恐的双眼，满含着哀怨和困惑，她不知道父亲的大脑切除后已移植了工程师苏少云的大脑，她只以为切除了肿瘤，父亲就会康复了。完全没想到父亲会变成这样，她伤心地痛哭起来。

郑方无力相助，因市委要求保密，他无权向晓岚和复活的市长解释这一切。

晓岚终归是市长的女儿，她不顾一切地扑到父亲身上，乞求父亲仔细看看他的女儿。

这时，市委书记李岛和秘书走了进来。郑方像盼到救星一般，马上汇报刚才发生的一切。

当几个人回过头来看市长时，见他又昏睡过去。市长女儿也因过度劳累和悲伤，伏在父亲身旁安然入睡了。一场恶梦般的戏剧性场面结束了，病房里静得只有人们的喘息声。

“精心照顾他们父女俩，观察一下情况，稍后要向晓岚解释清楚。”市委书记说。

“那么要不要把前因后果向病人讲清楚呢?”郑方问。

“一切由你决定。”李岛内心隐隐地觉得日后会有很多麻烦，看来，副市长程刚的担心很有道理。

当晚，晓岚睡醒后第一件事，就是找郑方教授。

郑方教授按市委书记指示，将详细情况告诉了晓岚，请她冷静地对待已经发生的一切。

晓岚是个有知识的女性，她懂得了市委和医科大学的一片苦心。这样做，既是为了她有一个新生的父亲，也是为了市长，同时，恰逢医学科研进行到了关键的实施阶段，即便不是市长，不是工程师苏少云两个人面临着死亡，也一样要进行大

脑移植手术。她觉得应该为父亲和苏少云有这样的机会而感到高兴。尽管父亲不再是原来的父亲，但依旧保留了他的全部外形、身躯，仅仅是换了大脑，父亲的形象还留在人间，难道不是一个幸运吗？自己作为他的女儿，不是全世界第一个幸运儿吗？

晓岚的心头闪烁着一缕光亮，像一股温暖的热流抚慰着伤痛。她依然拥有一个父亲，一个几乎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父亲……

次日凌晨，市长醒了。窗外，造型很美的几朵白云像是浮在蓝色海洋上的点点白帆。

“今天是……”市长想问日期。

“4月1日。”护理员微笑着，两颗顽皮的虎牙露出了尖尖角。

“我的家属没有来吗？”

“来过了。”护理员的嘴角翘上去了。

“我好像胖了许多。”市长在棉被里抚摸着自已的肚子。肚子上的肉很厚。

“不活动，能不胖嘛。”护理员腮上的两个酒坑变深了。

“也许是肝硬化腹水的缘故。”市长自言自语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医生告诉他肝硬化挺重，这他早就知道，也晓得肝硬化最易并发腹水症。但此时的肚子似乎没有饱胀的感觉。他抬头挠了一下有点发痒的头皮，忽然失声地叫道：“我的头发哪里去了？秃顶了？”

“有些药物也会导致头发暂时脱落的。”护理员依然微笑。

市长觉得眼前的这位护士十分讨人喜欢，她的语调和音质，令人生发一种听不够的感觉。

“您的伤口还没有痊愈，不要多说话。”护理员笑着说。

“我的伤口，怎么会有伤口？”市长忽然觉得头的某些部位隐隐作痛，他伸手摸了摸，除了头顶外，脑袋的其它部位也都没有毛发，而且，像是裹着一层透明胶布类的东西。

护理员解释道：“您的头部有伤，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他想问问是怎么伤的，但被护理员制止了。“我现在管着您，要听话哟！不要问什么。”说完，便按规定时间，开始给他输液打针……

几日又过去了，市长的健康情况好极了。脑部的刀口已经拆线，可以在室内走动了。特级护理变为一级护理。护士长依然不许他离开房间。那个爱笑的年轻护理员轮到有班时，就为他读读报纸或书刊，但不允许他自己看。为了防止他损害大脑，他想看电视和要一台录音机的要求被郑方教授拒绝了。

市长心中存有疑虑的是自己的躯体，他总觉得不少地方不对头，除了肚子大，头顶光秃外，还有脸面浮肿，屁股上怎么还有痔疮？

他向护士长要一面镜子，被婉言拒绝了。他觉得奇怪，“难道自己变得很丑，护士长怕我不能自制？”

他便想到那个很秀气很可爱的护理员。

“又是你的班？”市长看着走进病房的护理员说。

“不，明天。我临时代替护士长一下，她有事。”护理员笑笑。

“我眼里似乎有点灰粒，有小镜子吗？”

“我来为您看看。”

“我想自己来。”

“我去取。”

他笑了，笑得十分开心。

护理员将取来的粉饼盒递给市长。

市长打开粉饼盒，香气袭人，他嗅了嗅。粉饼盒里有一面是化妆镜。

中篇

“我是谁？我是谁？”他歇斯底里地叫喊着。他站在病床前，高大的身躯像一座塔，立在年轻的护理员眼前，他一手攥着粉饼盒，一手紧握拳头摇晃着，像是在抗议自己受人愚弄。

远处是这个城市的唯一的一条街心林带，高大挺拔的加拿大种杨树，昂首向天。它的羽翼下是成行的松柏，绿得可人。松柏相间着各种灌木和花草。20多米宽、几公里长的林带从北到南一直与这个城市独有的水上公园相连。

水上公园，游人如梭。湖水碧波荡漾，一叶叶小舟徜徉其间。

站在高级干部病房的窗前向远处看，还看得到商业区那边林立的高楼大厦，各种广告招牌。市长心绪平静了许多，无论如何，生活是美好的，活着总是幸福的选择。

他又一次打开粉饼盒，再次审视自己的面孔。从人体最尖端的地方看起，那是完全荒漠的不毛之地，显然没有毛茬，这和过去自己那满头黑发形成鲜明对照，完全“聪明绝顶”了。

他很欣赏那宽阔的额头，天庭饱满，额上几道似犁沟的皱纹，特别是两道浓眉汇合处的川字形皱纹，更像马王爷的第三只眼。这头顶、额头、皱纹都展示出一种威严。

他很不喜欢镜子里的那双豹眼，总觉得那目光咄咄逼人，缺少人情味。那眼神给人以特别好斗的印象。通天鼻子下是张吃遍天下的大嘴，嘴唇厚薄适中，里面藏着一口尚未松动的牙齿。他记得自己的一些牙早脱落，那是小时候闹牙病留下的